



巫为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巫为民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巫为民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7

ISBN 978-7-5426-4829-7

I. ①回…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039 号



著 者 / 巫为民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装帧设计 / 徐 徐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450 千字

印 张 / 15.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829-7/I · 902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古来征战几人回

题序 摘自王翰《凉州词》

我此行怎么样？会被共产党抓进监狱吗？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孙天铎登上飞机时这么暗暗寻思。这天农历正月初五，是中国人迎接财神的日子。他从台北中正国际机场出发，转道香港去上海接病愈的大女儿孙清萍回台湾。孙天铎不迷信，但也愿意在一个吉祥的日子出门远行。尤其去共产党控制的大陆。

孙天铎当过国民党的兵，如今早已脱离军界。他和太太宋田芳，两个女儿孙清萍，孙清云九年前移民美国，入了美国籍。小女儿孙清云现在台大历史系读书，还有一年半毕业。他们夫妻俩这半年几乎都住在台北。对于美国他们还是不太习惯。喜欢生活在祖先的土地上。

大女儿孙清萍三个多月前执意去大陆经商，并寻找亲人。去大陆寻亲，孙天铎是赞成的。至于去大陆经商，他反对。孙清萍去上海后的一个多月，上海爆发传染性甲型肝炎，台湾媒体作了报道。

那天，孙天铎扔下刚拿到手的《自立晚报》要孙清萍立即返回台北，可是怎么也和她联系不上。接下来的每一个日日夜夜，孙天铎和他太太宋田芳都盼望能得到孙清萍的电话或者信件。可音信全无，好像大女儿从这个世界上倏然蒸发，消失了。

宋田芳急得天天眼圈红红的，像丢了魂似的，认定清萍在大陆遭遇不幸。孙天铎曾经当兵十七年，在枪林弹雨中遇到过无数次危险，出生入死，自然镇定自若。“那是大陆，和这里联系不方便。失去联络是常有的事。”他劝慰太太道，“不会有事的，哭什么呀？”

可他自己也暗暗着急。毕竟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打击。他失去的亲人太多了！

这年的春节，他们是在极度不安和焦虑中度过的。

幸而不安和焦虑很快消失了。年初一吃晚饭时，接到了孙清萍的电话。电话是孙清云接的，她以为是同学打来的拜年电话。她拿起话

筒就唱歌般的说：

“祝您春节愉快……”她忽然尖叫起来，“啊，是姐姐！你现在在哪儿？我和爸爸、妈妈都急死了！以为你失踪了。”

孙天铎坐在餐桌边捧着饭碗，想走到电话旁边，可腰部僵硬，像凝固似的一动也不能动。宋田芳跌跌撞撞离开餐桌，凑在电话旁，想听听大女儿的声音。清云按下免提键，清萍的声音在餐厅里回响。她在电话里笑嘻嘻地向父母和妹妹拜年，祝他们新年愉快幸福。

“姐姐，你这么快乐，是不是恋爱了，找到心上人了？”清云问。

孙天铎的腰松动了些，能动了，他慢慢离开餐桌，小声嘟囔：“要恋爱，也不准找大陆人。”

“喂，清萍，你怎么今天才来电话？”宋田芳对着电话机大声问道。

“我偷偷跑出来的。”清萍说她在上海得了传染性肝炎，关在医院隔离治疗。病人不准使用病区电话。现在大年初一晚上，病房里只有一个值班医生一个护士。她溜出来在街头邮电局打的电话。先打到香港再转到台北。清萍最后说：“我肝功能化验正常了，半个月后我就能出院了。”

孙天铎高兴地露出了笑容。

“我关在医院里太不自由了，就像进了监狱。”

监狱！孙天铎心里蓦地“扑通”一惊，他凑近电话问有人调查过你爸爸吗？

“爸爸，你又不是什么著名人物。没人会问你。”远在上海的清萍眼前却浮现出一个女人清秀的面庞。

孙天铎不由得笑了。的确，他不是著名人物。一九四八年出事时，他仅是国军的营长，排不上号。

“还有一件事，你亲公亲婆，还有你乐慧英妈妈，哥哥孙清华，找到了吗？”

“没有。”

“怎么会这样？”孙天铎喃喃自语。他原以为，凭清萍的能力一定能找到亲人的。

他派清萍去大陆寻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清萍是最适合的人选。

大陆亲人，尤其是原配妻子乐慧英见到清萍——他在台湾生的女儿——就会立刻明白他孙天铎在台湾又成家了。

一九四九年天铎去台湾，距今已有四十年了。四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亲人也许流落他方。只要他们活着，活得好好的，即使找不到，他也心安了。

“那我来上海接你回台北休养。”对孙天铎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清萍从上海接回来。

孙天铎到香港后，以美籍华人的身份申请去大陆的签证。美籍华人的身份，这一回派上大用场了。共产党不会随意扣押一个美籍华人的，这会引来外交纠纷的。九年前移民美国的决策何其英明，他不由得暗暗得意。可想起深埋在心里的那一件事，又情不自禁叹息道：“要是人的一生所有的决策都正确的，不犯错误，那该多好啊！”

在香港他又犹豫了，不敢贸然进入大陆。他在香港住了一个星期，打听虚实。香港与大陆深圳仅一桥之隔，他读了香港左中右各派的报纸，也看了共产党的报纸，还大着胆子走进新华社香港分社拿了几份宣传品，和接待他的小伙子谈了谈，作了一番侦察。小伙子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和他过去见过的共产党人不同了。小伙子说：“先生，我们欢迎居住在海外和台湾省的任何人，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来大陆参观访问，寻亲访友。我们保证来去自由。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

小伙子的话纯粹是共产党的宣传，可“保证来去自由”的话还是打动了。小伙子三十岁出头，相貌英俊。孙天铎望着他，不由得想到儿子清华，清华比他大，该有四十岁，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孙天铎心里蓦地涌起一股难以抵挡的激情，他要去寻找儿子，寻找父母和慧英。他还要把病愈的女儿接回来。

孙天铎毫不迟疑地在启德机场登上飞机，从温暖的香港飞向寒冷的上海，上海有他的女儿。上海再向北，过长江，有他的故乡凤凰村。飞机一起飞，他就感到身上发冷。机舱里有暖气。他穿着羊毛衫，厚厚的羊毛西装，仍感到冷。好像感冒了。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上海的气候的确冷，他在机舱感到丝丝寒意。他从旅行箱取出澳毛拷花呢大衣，穿在

身上。孙天铎走下飞机时，一股冷风扑面而来。他哆嗦了一下。这件澳毛拷花呢大衣还是四十年前在上海培罗蒙定做的。从台北出发前他想带一件大衣，没想到宋田芳帮他找出这么一件古董。试了试，他还能穿。望着这件老式大衣，他不由得一阵伤感，他在培罗蒙定做这大衣时，慧英抱着未满周岁的清华陪他一起去的。如今物是人非，可慧英和清华再也找不到了。

机场到处张贴着预防甲型肝炎的标语。他忧心忡忡地提着旅行箱坐出租车出了机场。一路上，他以一双阅历丰富的眼睛观察这座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他看到上海像个大工地，到处都在铺设道路，建造高楼大厦。空气中弥漫着尘土。风一吹，街道上尘土飞扬。

如今上海是共产党的天下。他虽然于一九五六年离开了国民党军队。屈指一算已有三十多年。他和国民党军队与政府已无任何瓜葛，而且入了美国籍。可他仍然提心吊胆。好像当年进入敌占区，时刻提防遇到的每一个人；怀疑每一个窗户后面有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在瞄准他；提防每一个街角阴暗处埋伏着能置他于死地的别动队。

然而旅途有惊无险，一路平安。孙天铎在复兴西路的一座洋房前下车。他记得这条路过去叫白赛仲路。这是一座具有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洋房，前面还有花园。他在洋房底层大厅里见到了病愈出院的女儿，孙清萍气色不错，脸色红扑扑的，很健康，令天铎欣慰。

孙天铎进大门时，还看到石柱子上镶嵌着一块铜版铭牌：美国天芳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孙天铎对铭牌打量了好一会儿。看来，女儿执意要在大陆经商了。他在台北就隐约觉得，如果他不来接她，她是不会回来的。他已经失去很多亲人，不愿意再失去清萍。所以他才冒险来上海。

“清萍，这座花园洋房的租金是多少？”天铎尽量用平静的口吻问。

“不用花租金。”

女儿的回答让天铎明白女儿话中的弦外之音。“你买下它了，花了多少钱？”

“二十万美元。为公司买的。”

孙天铎再一次打量这座三层洋房。二十万美元，价钱并不贵，甚至

可以说是便宜的。但使天铎不快的是女儿的独断专行。

“爸爸，我也是公司的副总经理。”

是的，他们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天铎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清萍任副总经理。“你应该事先征求我的意见。”

“爸爸，打电话给你不方便。”

“大年初一，你在隔离病房还能打电话到台湾。恐怕你不想打吧？”天铎戳穿女儿的托词。

女儿倒无所谓地笑笑。她料定如果征求意见，父亲一定会反对。

“爸爸，现在大陆搞改革开放，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甲肝’暴发流行，上海房价猛跌。我趁此机会买下这座洋房。如果现在我要抛出它，稳赚五万。你信不信？昨天，有个叫龟田一郎的日本人愿意以二十五万美金买下它，被我拒绝了。我设想，这里是我们公司在大陆发展事业的总部……”

女儿的设想太美妙了！天铎根本不想待在大陆。大陆是共产党的天下，他和共产党有过节。打败日本鬼子后，内战爆发，天铎的部队一直在前线和共产党打仗。内战期间打死过多少共产党人啊！他亲手击毙了潜伏在他部队的共产党员陈墨金。他打定主意一辈子躲着共产党，不与它打交道。

他要说服清萍关闭上海的公司，卖掉洋房，打道回府。当然这需要时间，尤其是说服犟脾气的清萍。

第二天查账，他发现少了一万美元。查账是天铎每天必做的功课。他问起此事，女儿振振有词地答道：“这笔钱嘛，用在装修这座房子上。”

天铎办事一向仔细。账本上早就有房屋装修费用的记录。如此看来，这一万美元女儿肯定另有出处。清萍三十二岁了，还没嫁人。也许，她花在男朋友的身上也未知。联想到大年初一清萍得了肝炎，住在隔离病房，打电话来还如此兴高采烈，也许她真的有男朋友了。

好了，不必查得太清楚了。水清则无鱼。清萍如能因此嫁个好人家，他当父亲的也就放心了。

他又想起了寻亲之事。过去他曾委托到大陆的朋友寻找过亲人，

可都没有结果。这次清萍又来大陆寻亲，同样没有结果。这让他分外沮丧。好不容易踏上这片土地，何不趁此机会再寻找寻找。他六十三岁了，有生之年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天铎在大陆的亲人共有四人，他们是父亲孙平天，母亲张木花和结发妻子乐慧英，儿子孙清华。这四人是他对大陆的唯一牵挂。除了这四位亲人，他和这片土地没有任何瓜葛。

那天，天铎冒着寒风亲自去仁记路看了看。去台湾之前，他和妻子乐慧英、儿子孙清华曾在仁记路一条名为树德坊的弄堂八号居住过。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陈墨金被他打死后，天铎只回过凤凰村一次，那是禁不住父亲反复催促，冒险回家喝儿子清华的双满月酒。那天，他在凤凰村只待了两个小时，离开酒席，他直接回部队。从此他没有回过乡下老家。听说，共产党的部队常在凤凰村附近活动，扬言：“活捉孙天铎，为陈墨金烈士报仇！”

后来，天铎派人到乡下老家把父母妻儿接到上海。可父母不愿来，慧英和小清华来到上海，只住了两三个月，天铎就跟着部队离开了上海，先去广东，后来辗转去了台湾。

如今仁记路改名为滇池路。弄堂没改名仍叫树德坊。孙天铎去住过房子里看看，出来开门却是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她拿着一支铅笔，在做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妈妈》。天铎访遍了树德坊八号里的每户家庭，他们说从没有听说过乐慧英、孙清华。孙天铎又去居委会和派出所打听都毫无结果。

他不死心，回到洋房又给红十字会发函，请求帮助寻找亲人。他还想写信给老家乡政府，请求帮助寻找他的亲人。孙天铎刚闪过这个念头，可立刻否定了。他深知，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夜晩，长江北岸他那一枪把乡亲陈墨金打死了，同时也把他的根打掉了。他和家乡的联系从此一刀两断。他成了没有根，没有家乡的漂泊者。

可他那么急切地希望见到亲人。这个希望之火，在他的心田燃烧了四十春秋，使他身心焦躁疲惫。现在除了写信给他的原籍乡政府，别无其他办法，必须冒险一试。不不不，尽量不要冒险。四十年前他冒过险，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如今他已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必须想个

妥善之策。他以孙清萍的名义写信给乡政府，请求帮忙寻找她的亲公亲婆。清萍说信早写过了，没有用。可是天铎坚持要写，死马当活马医。他亲自把信投进邮筒。邮筒挺着大肚子，像笑咪咪的弥勒佛。天铎虔诚地望着这尊弥勒佛，希望它能给他带来亲人的消息。

他尤其希望得到父母的消息。屈指算来，父亲孙平天今年八十六岁，母亲张木花八十三岁，他无数次在心里默默祈求，祈望老天爷赐父母长寿，让他这个不肖之子能见上父母一面。

两封信发出后，似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对于红十字会没有回信，天铎能理解。红十字每天有大量的来信需要处理，没有及时回信情有可原。可麒麟乡乡政府一年收到这样的信能有几封？孙天铎大名鼎鼎。乡政府不用调查，就能知道孙天铎的家人是不是住在老家。可乡政府不回信。他明白，那完全因为是仇恨，巨大的仇恨。恨他孙天铎。以孙清萍名义的信中没提到他，可她说她是孙平天、张木花的孙女，这等于说她是孙天铎的女儿。

天铎绝望了。

到达上海已二十七天，他没能说服清萍。也没有一点儿亲人的消息。天铎决定回台北了。飞机票买来了。三月三十日上午，也就是后天，天铎将在上海虹桥机场登机飞往香港，然后再飞往台北。飞行路线完全和来时相同，只是方向相反。

第二天下午，天铎回台北的一切事宜都准备好了。其实也不必准备。他给妻子宋田芳和小女儿清云买了同样的礼物，两条杭绸围巾。只不过颜色不同，一条金色的，一条湖绿色的。望着给台湾家人的礼物，他不由得又怀念大陆亲人。一丝淡淡的惆怅之情袭上心头。在二楼的小客厅里，他顺手拿起《解放日报》翻阅。报上有一则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

“……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科主任医生陈墨金，他在抗击‘甲肝’的斗争中不顾疲劳，废寝忘食，日夜工作……”

陈墨金！天铎大惊失色，心不由得紧张地怦怦跳动。二十八天前，他初次踏上大陆的土地的恐惧感重又袭上心头。难道陈墨金还活着？他暗自思忖，立刻又宽慰自己：“不，这不可能。看来共产党的报纸和国

国民党是一路货，也造谣。”

已经是春天了，可上海的天气还像冬天那么寒冷。也许这是“倒寒春”。楼道中，呼啸的寒风猛地吹开了玻璃窗，传来“砰砰啪啪”的响声。接着又吹开了小客厅的门，刺骨的冷风扑面而来，报纸在空中飞舞。一阵寒战掠过天铎的身体。他抬起头来，蓦地看见一个可怕的黑紫色的人影站在他面前。那人浑身上下似乎都是受伤后留下的干涸血斑。看到这位不速之客，天铎脊背一阵冰凉。

“你……你是谁？”天铎很快镇定了，厉声问道。

“孙营长，你知道我是谁。”那个黑紫人语调平静缓慢。

果然是陈墨金。“你来干什么？”天铎问道。他用锐利的目光查看黑紫人。黑紫人手里既没有枪，也没有匕首。不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陈墨金来此，除了复仇还能干什么？

“你也太不知趣了！”陈墨金脸上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孙营长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天下！”

的确，这里是共产党的地盘。天铎又听到陈墨金说：“至于我来，那是因为你想我陈墨金了。我就来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想谁谁就来。孙营长，是不是？”

天铎贴身的内衣已被冷汗浸湿了。“你不要叫我孙营长。我早就能干这一行了。”

“那我叫你天铎？”陈墨金问，又似乎自言自语。

天铎对这个称呼暗暗满意。这才像同乡。他和陈墨金是一个村的老乡。

啊，不对！天铎蓦地想起陈墨金死了，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上了。一九四八年夏夜，他亲眼看见陈墨金浑身是血，死在长江北岸的芦苇荡里。四十年后复活了？绝不可能！

“没错，我是从另一世界来的。”陈墨金看出了他的疑虑，坦然承认。原来是陈墨金的鬼魂。

“你想吓唬我？告诉你，我孙天铎不怕鬼。”

“看在老乡的份上，我来纠正你一个错误。”陈墨金从地板上拾起《解放日报》递给他。

天铎不喜欢陈墨金那种傲慢的口吻。纠正你一个错误。也许在你陈墨金看来，我孙天铎岂止一个错误。浑身上下都是罪恶，罪该万死。

“你把‘陈墨林’看成了‘陈墨金’了。”

天铎犹豫地接过报纸，扫了一眼那则消息。眼前的那个黑紫色人影使他心神不宁。天铎怕他低头看报的一刹那，陈墨金出手置他于死地。他们是仇敌。不可不防。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女佣王阿姨上楼来了。她关上了楼道里被风吹开的玻璃窗，拿着热水瓶走进小客厅，给天铎的茶杯里添水。天铎抬起头来，陈墨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出去的。天铎并不奇怪。鬼魂当然来无影去无踪。

天铎喝口茶，茶水的清香使他神清气爽。他拿起报纸，又读了那则消息不禁哑然失笑。的确，陈墨金说的对。他看花眼了。那个主任医师是陈墨金堂弟陈墨林。

天铎惊喜若狂。陈墨林是他同学兼好友。他们在麒麟乡启明学校同一班级读过书。一九四九年四月，慧英和儿子清华在上海。小清华那时才几个月大，水土不服，身上长满了疥疮，日夜啼哭。慧英心痛儿子，想回乡下老家。天铎准备派勤务兵送她回去。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在三个小时内离开上海去广东。在紧急时刻，他想到了陈墨林。他驱车赶到震旦医学院，找到在那里读书的好友，委托他送慧英和清华回乡下老家。天铎原以为三四个月，最多半年他能回来。谁知他一去不复返。啊，如果找到陈墨林，通过他也许能幸运地找到亲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太好了！

天铎精神振奋，立刻给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打了电话。医院总机接通了，等着转接传染科。那个陈墨林是不是他要找的人？等待中，天铎又读了一遍报纸。报纸上表彰年满花甲的主任医师陈墨林日夜奋战在治疗甲型肝炎病人的第一线……天铎想起陈墨林是学医的，专业和年龄都对得上号。这么说，他很有可能是他要找的人。

总机说传染科电话忙，接不进去，让他等一会儿再打。天铎说我可以等。他等了四十年，再等一等又何妨。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后才接通传染科。

“我请陈墨林先生听电话。”天铎说。

“对不起，陈主任很忙，没空接电话。”接电话的小护士说完就要挂断。

在电话挂断前一秒钟，天铎抢先说了话。“小姐，请转告陈墨林先生，我是他的老朋友，特地从台湾来拜访他的。”

天铎惊讶地发现，“台湾”一词还是有魅力的。立刻，天铎在话筒里听到那个小护士大声喊：

“陈主任，电话。台湾来的。”小护士把“台湾”两个字叫得特别响亮悦耳。

陈墨林从堆积如山的病史记录本后面抬起头，走过来接电话。

马上能验证，这个陈墨林是不是他要找的人。孙天铎心怦怦跳着，握话筒的手心里渗出汗水。短短的几秒钟，在他的心灵深处，却是四十年的沧桑岁月。从大陆越过海峡到台湾，又从台湾越过海峡回到大陆，整整一个来回。

他听到了话筒里传来一声浓重的乡音：“喂……”，天铎立刻辨别出对方是陈墨林。感谢苍天！对了，也应该感谢陈墨金。平心而论，没有他的提醒，他也许就和陈墨林失之交臂。虽然他的提醒是那么可怕。虽然他和陈墨金之间有过你死我活的争斗。

天铎对话筒激动得喊了起来：“是墨林吗？我是天铎。”他迫不及待地想询问所有的一切，却又无从说起。四十年的隔离实在太久太久，他只能泛泛而谈，“你好吗？”

“好。天铎，你呢？”

“我嘛，不好不坏，马马虎虎……”

墨林是天铎的少年朋友，可如今天铎早没有了少年的豪气。尤其在共产党的天下，他与外人对话中夹着尾巴，收敛得很。墨林虽是老朋友，多年不见，又在大陆，也是外人了。

“墨林，你和我家里……”天铎终于问到了最重要的问题，他感到喉咙干得发痛，说不出话。他还看到左手腕上那个铜钱大的伤疤在突兀地跳动，全身的血液好像都流向握着话筒的左手。

“你一家人在上海，都平安。”

天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父母妻儿的住所庆余坊。今天上午，清萍驾驶别克车去了浙江嘉兴，那里有两家服装厂有意和她合作。

天铎想，如果亲人在乡下老家，那就麻烦了，必须接到上海。如同四十年前，他把慧英和小清华接到上海那样。乡下老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回去的。他是没有家乡的人。

天铎到达庆余坊时，正是下午三点多钟。弄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闲人，整条弄堂像在午睡。太阳懒洋洋地照在三楼层房暗红色的旧墙砖上，有几家小院里种了夹竹桃。夹竹桃经过冬季风寒的肃杀，绿叶并未发黄脱落。春天来了，把夹竹桃的枝叶染得翠绿，充满生命力。枝叶竞相伸长脖子从院墙上探看从远方归来的游子。弄堂静谧安详，和天铎脑海里无数次想象中的慧英的居住地一点儿也不像，一派和平景象。他一时间神思恍惚，竟找不到慧英所住的三号。

一个背书包的高中生走进了弄堂，他是斌斌，刚从学校放学回来。斌斌看到徘徊的天铎，从他衣着，尤其是梳理得整洁油光光的头发，就判断他是从海外来的。这些日子他对海外特别敏感。

“请问先生，三号在哪里？”天铎上前问他。

先生？多么奇怪有趣的称呼。斌斌几乎想笑，他十八岁了，还从来没人叫他过先生。这称呼让他蓦然意识到自己长大成人了。

“跟我来。你找谁？”他往弄堂里走去。三号在弄堂的最深处。原弄堂口在三号附近，现在堵死了，弄堂换了个出口。原弄堂口外在建造一座二十层的高楼。

“孙平天。”天铎报了父亲的大名。斌斌愣愣的。天铎看他的神情，他好像不认识他父亲。天铎的心一沉。“我还要找张木花，乐慧英，孙清华。”天铎一下子报出他所要寻找的所有亲人的名字。

斌斌推门进了一座楼房。天铎抬头一看，楼房正是三号。

“你也住在三号？”

斌斌点点头，掏钥匙开了底层一间房门，走进去推了推正在午睡的

老人,说:“太婆,有人找你。”

天铎疑疑惑惑,也跟了进来。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墙摆放着一张旧木床。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躺在床上。天铎俯身细细打量老太太……啊,四十年不见,但还能从眉目上认出她就是日思夜想的老母亲。天铎激动得几乎透不过气,竟什么话也说不出。

老太太睁开眼,定定地看着他,抖抖索索地从床上坐起问:

“你……找啥人?”

“妈妈!”天铎缓过气来,扑到床前失声喊着。

张木花耳背,朦朦胧胧听到有人喊她妈妈。难道儿子回来了?不,又做梦了。梦里老见到儿子,梦醒却是一场空。她老眼昏花地看到一个六十岁开外的人站在她面前。难道他就是儿子?在她的记忆中,儿子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天铎?你是天铎?”

“是的。”

老人用干枯的胳膊搂住儿子的脖子,颤声叫着,“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年才回来呀!再不回来,妈就看不见你了……”老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天铎无言以对,任凭泪水流淌。张木花擦了一把眼泪,指着斌斌说:“你都有孙子了!他叫斌斌,是清华的儿子。”

天铎从进门一刻起就在寻找慧英。他算过慧英今年五十九岁。她比他小四岁。五十九岁的女人即使参加工作,按照大陆的政策也退休在家。难道她不住在这儿,另有住处,另有家庭?想到此,他尽量用很随意的口气问斌斌:“你亲婆呢?”

“上班。”

“她没退休?”

“退了。又上班了。”

天铎有一肚子的问题想问,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慧英单身,还是像他一样重又结婚重又成立家庭。从他内心深处说他并不希望慧英恪守妇道,为他守节。这会对他是一种压力。可是这样的问题又怎么问刚见面的孙子和老母亲?

“哎，你怎么不叫爷爷？”老太太责怪正在扶她起床的重孙。

斌斌抬头朝孙天铎笑了笑，脸红了。张了张口，还是没好意思叫出口。可张木花执意要斌斌叫爷爷。

“不必了。”孙天铎摆摆手，又扭脸对斌斌说，“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爷爷，现在突然冒出一个，还不习惯，是不是？”

斌斌又略带羞怯地笑笑，他喜欢这个能理解人的台湾爷爷。

天铎踏入这间陋室，就看到它的后部，用木板另隔出一个更小的小房间。小房间的门上贴着斗大的大红喜字。显然家有新婚之喜。

新婚者，谁也？

家里仅父母妻儿四人，新婚者应该是儿子清华。可斌斌是清华的儿子，说明清华早结婚了。斌斌又不到结婚年龄，大陆计划生育抓得很紧，提倡晚婚。那么，新婚者难道是……慧英？

可新房为什么设置在女家？按照常规，婚房应该设置在男家。哦，这是招女婿。

这是期待已久的好事。天铎心头泛起一阵期待已久的轻松。轻松之余，随之而来的却是刺心的疼痛。天铎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不必要的痛苦？男方入赘女家。这也许是慧英的好意，这样便于照顾自己的老父老母。多么贤惠的前妻啊！

天铎看见桌上有一个肮脏的旧烟缸，里面有一堆烟灰。

这烟缸谁使用？

一定是老父亲。他记得父亲是吸烟的，是老家凤凰村一杆出名的老烟枪。可他怎么不在家里……？

老母亲注意到儿子望着烟缸的目光，伤心地低头哭了。“你爹……没了。是在你去台湾八年后没了。”

再也见不到老父亲了！天铎垂头望着那个旧烟缸，伤心得说不出话。房间里寂静无声。

“你爹坟在乡下。”老母亲叮嘱他说，“这次，你到你爹坟上磕个头吧。你爹死前，唠叨得最多的，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你去磕个头，你爹就知道你回来了。他在九泉底下也放心。”

天铎郑重地点点头，心里酸酸的。